

綠野仙踪

上

函

八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陣擒師尚義
出夏邑法敗偽神驅

詞曰

馬踏平沙將軍卸命鎮靜無譁打破孤城斬殺巨寇兩判殘花

兵威遠近驚訝那女尼神遊鬼查一遇通元智窮力竭遠遁烟

霞
右調柳稍青

且說師尚詔據住了歸德又得了四縣他也知道收買人心開倉

賑濟並恤被兵火之家四縣亦如此行事自己號為雄勇大元帥

有十數個知心將佐俱號為小元帥
元帥而有雄勇小大之分其非賊不能想此美號也

餘一二百賊將俱號為將軍妻蔣金花號為妙法夫人秦尼姑號為神師他族中羣賊各有名號凡攻城掠地戰守接應之策係這

尼姑提調師尚詔久有取開封之意听的胡軍門初八日起兵只

得料理迎敵後又听得停軍睢州調兩鎮人馬四五天不見動靜

遂遣諸賊將傍取夏邑等縣失四縣皆宗憲所致真誤庸才一日笑向諸賊將

道軍門胡宗憲無謀無膽今駐軍睢州不過掩飾地方官和百姓

耳目他心上害怕可想而知為賊所料可恥我意欲分兵三路一軍趨開

封東北聲言取考城絆住胡軍門人馬一軍趨開封之南傍掠州

縣牽住各處救兵我領諸將鼓行而西直取開封量胡軍門庸才

斷不敢回軍救應即或敢來分兵禦之亦未嘗不可直要諸將竭

力用命攻破開封傳檄諸郡全省可得矣尔等以為何如看尚誌所論亦

寔中机要彼時兩鎮未到宗憲駐軍睢州心存畏懼巡撫邦輔頗有謀画而又無人馬禦敵尚詔分兵三路進攻其事不可問也

偽神師秦尼道此計尚非萬全胡軍門調兩鎮人馬早晚即到我

若能一朝而下開封猶可並歸德之力敵三處人馬勝有八九若

屯兵于堅城之下兩鎮救軍齊至攻我左右胡宗憲殺回阻我歸

路開封曹巡撫發人馬攻我之前是我四面受敵反為不美况歸

德去開封三百餘里一時不能接濟軍兵一敗人心動搖歸德亦

不守矣兵法云十圍五攻秦尼所論未嘗不合軍机為今之計速

然使開封不受賊屠害者寔秦尼救之耳

差精細人探听西路軍強弱領兵主將才勇如何然後相機而動

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再傳諭西面連營八處主將晝夜防備攻擊

胡軍門既係胆怯之人兩鎮定不服他調度日久又恐朝廷罪責

勢必各軍其軍某等可選集諸將敗其一路則三路官軍俱皆无

解矣此慎重之策也師尚詔道神師所見甚是明透我只愁朝廷

另換軍門則費手耳賊以有宗憲為幸妙極隨差人分路打探官兵動靜再

說林岱領了三千人馬桂芳又派了守備兩員相幫于冰充做總

兵府幕客改為武職衣巾打扮皆一生未嘗有第二次者也隨在林岱軍中捲

旗息鼓晝夜潛行到了永城地界鎮守永城主將係師尚詔之弟

尚義又有族兄師德還有三個賊將軍一叫鄒艾一叫余鑄一叫王之名俱皆勇敢善戰而鄒艾更是超衆其武勇與師尚詔一般諸賊將家口寄頓永城全仗此人保守這日探子飛報入城言有三四千官兵打着懷慶總兵旗號離此不過數里師尚義听了隨即点起一千賊衆同鄒艾大開城門迎敵少刻見一枝人馬飛奔前來門旗開處一將當先但見

虎頭燕額猿臂熊腰腕懸竹節鋼鞭；打處千軍潰散手提豹尾畫戟；到處萬夫辟易声似震雷有斬將奪旗之勢眸如掣電擅投石超乘之能身披爛銀甲胄坐跨蹄雪烏錐成都稱為

宦家子中州號作冠軍侯

師尚義將人馬擺開出陣林岱也不答話提戟就刺尚義即忙架
隔只三合尚義敗走鄒芝大吡道初次交鋒安可失了銳氣倒提
大刀飛馬來迎林岱見賊將身軀長大相貌兇惡知是一員勇將
提戟刺去兩將鏖戰有四十餘合林岱不歸本陣撥馬往北而去
鄒芝趕來林岱翻身一箭正中鄒芝左臂倒下馬來尚義率兵救
起了鄒芝林岱殺回城內余鑄領出二千賊兵助戰這無邊兩個守
備亦率衆相殺林岱一枝戟一條鞭馬到之處不披靡尚義見林
岱兇勇領兵敗入城去林岱也不攻打听于水吩于十里以外

安營師尚義等入城鄒爻咬牙切齒誓報一箭之仇余鑄道懷慶
領兵主將甚是勇猛難敵看來不如智取今他已戰勝晚間必不
准備依我主見止留五百人守城其余人馬盡數帶領我同元帥
于二更時劫營每人以白布包頭以便夜戰相識殺他個片甲無
存與鄒將軍雪恨鄒爻大喜道此計最妙我臂上也算不得重傷
大家同去為是師尚義依了余鑄的議論請師德同王之名守城
約定二鼓後起身且說于冰向林岱道此時天色漸晚可吩咐將
士不必知甲速刺飽食所候將令少刻逐電暗報于冰笑道不出
吾之所料也隨向林岱耳边說了儿句起更時候請兩守備各帶

人馬五百在營盤兩邊埋伏賊衆劫了空營必要急回二位可放
起號炮速領人馬追殺兩守修遵令去了于冰同林岱領二千人
馬暗：的埋伏在永城東北五里之外又着軍士以白布包頭逐所
也電報臨期自有將令二鼓以後師尚義等領賊衆五千餘人至林
岱營前吶喊殺人見是空營喝令衆賊速退號炮一响兩守修帶
兵殺來于冰听得號炮震响知賊衆入營吩咐二千軍士假粧賊
衆敗回之樣到城下亂喊開門師德同衆賊見城外人馬俱頭包
白布知是自己的人衆約料是敗了回來連忙開放城門林岱率
軍殺入止有五百強壯賊衆餘俱是老弱家屬頃刻斃斬殆盡于

水道賊衆劫了空營少刻便回誠恐二守備兵少林兄可領一半
人馬迎殺上去我在城中率衆搜拿叛黨家屬林岱分兵出沒半
里遠遠見衆賊飛奔而來林岱率衆迎殺後面二守備又到道兩下
夾攻賊衆只顧逃命師尚義走脫帶賊兵叫門于永又放出五六
百兵開門便殺尚義大驚招呼余鑄道巢穴破矣你我速奔夏邑
此時鄒豸因箭傷痛甚不能力戰已死在亂軍中林岱同二守備
追殺數里分一半兵令二人趕去自己回永城料理衆賊跑到天
明只見一枝人馬從西南來為首一員老將桂芳帶領着許多將
佐喊一聲將衆賊圍住衆賊俱係筋疲力竭之人那裡當的起生

力軍勦戮隨後二守備又到殺死者一千余人共五千賊眾沿途
跑散並帶傷死亡者又一千余人其二千余人跪下哀呼乞命
情愿投降殺賊贖罪桂芳准其投降活捉師尚義斬了余鑄合兵
入永城于冰迎着說道令公郎已成大功各賊家屬俱皆拿下冷
某還有懇求未知肯容納否桂芳道我父子俱係老長兄提携若
有吩咐無不如命于冰道賊眾家屬除師尚詔同族以及親戚所
候軍門巡撫發落外其餘從賊家屬婦女盡行釋放男子未過十
六歲老人已過六十歲者俱准為民精壯者未敢輕縱理合監候
俟事体平定任官吏審訊分別辦理若有逃脫再投逆党者拿獲

立即正法大人以為何如桂芳大笑道不但老長兄有此仁慈即

小弟亦何樂于多殺將來起解他們時弟還要細查問開脫也

出去于冰作揖道如此更見厚德又說了得永城始末並林岱武

勇桂芳欣悅不已吩咐各將弁飽餐休息著書吏將陣亡軍士記

名帶傷者養病次留一千五百懷慶兵守城就着隨林岱的兩個

守備鎮守又將他二人著寔獎譽几句自己同林岱文煒于冰帶

了投降的二千餘賊眾並本部人馬攻打夏邑差官與軍門巡撫

兩處報捷

此文煒克永城第一謀完結

再說總兵管翼帶了本部五千人馬離

歸德還有三十里便下令着軍士嚴裝飽食又吩咐參將郭翰道

我領三千人先率諸將攻其西北一營你可遠差人探听賊營

若攻殺不破你可領兵速併力協攻若賊營已散亂你可按兵不

動待他別營救兵到來再領人馬幫助難同是文煒之謀此養精

蓄銳次第收功之法也郭翰領命管翼帶兵急馳不數里遙見八

座連營每營相離各二三里不等管翼大聲向眾將道你們看賊

營人馬雖多率皆烏合之眾一經交戰勢必喪胆斷不可存彼多

我少之心本鎮今日不要命了你等求功名叨重賞就在此刻可

捨性命隨本鎮去來眾軍兵暴雷也似的答應了一声一個：如

流星掣電飛奔賊營

曹劌論戰有一鼓而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今管翼先以人數多寡破其

疑次以功名重賞動以利再此以本鎮今日不要命勾鼓
其氣氣一鼓雖敵兵百萬亦無懼也官軍可謂知此矣 賊眾雖

有探細的人及至傳報時兵已到了營門發聲喊一湧殺入眾賊
見開封人馬許久無有動靜他們有何紀律有何軍法便日夕飲
酒吃肉硬奪左近村鄉財物東西以為快樂那裡还作准條不意
此軍如風雨驟至只得勉强迎敵三兩合俱各棄營望南奔馳賊
營中傳起鼓來各營俱來救應反被逃竄敗兵踏乱了營盤管總
兵奮力趕殺賊眾見官兵人少一齊圍裹了來陡听的大炮一声
見一將領兵和推山倒壁風馳而來兵勢甚猛乃叅將郭翰也
屬翼門 眾賊一見各心上慌乱起来又見來兵也少復勉强相殺正

戰間又听的大炮一声见一軍從正西殺來兩員將官在前兵丁

在後正是羅齊賢呂于淳接應人馬勢同山嶽般壓來賊眾早已

心慌今又見此軍威至也不知官軍有多少埋伏有多少接應不

在多只要接應的正在要緊時候則誰還肯捨命相殺便一齊狂
賊眾自必心怀疑惧竟草木皆兵矣

歸德敗走三路官兵隨後追趕離歸德城还有三里餘管翼因兵

少亦不敢直逼城下就在正西安營遣官睢州報捷請軍們合兵

攻攻城文輝第二課且說敗兵跑入歸德城內師尚詔問明原由

大怒道八營二萬餘人連六七千官兵都戰不過还想攻打開封

真是可笑可恨之事偽神師秦尼道官總兵人馬遠來又經戰鬪

可速遣兵破其營壘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妥若此兵容其迺夜

則明早開封人馬俱集城下矣

所見真明如指掌總開封
没人馬來亦兵家正論也

尚詔道

神師所言正合吾意却待遣將發兵只見探子報道懷慶總兵林

桂芳遣子林岱攻奪了永城已提兵攻打夏邑去了尚詔大驚道

永城本帥兄弟親戚並各將妻兒在內此一殘破斷難瓦全不可

不遣將爭取諸將听的失了永城一個心胆俱碎果如文都磨

拳擦掌亂嚷的要去奪永城少刻又報寧陵已被開封兵攻破隨

即又報虞城被河陽總兵遣將攻打鎮將帥眾投降夏邑又被懷

慶總兵攻陷文輝第三謀尚詔抱胸大叫道數年心血半月辛勤

以功完結

一朝尽喪矣秦尼道勝敗兵家常事元帥不必過憂不是曾僧誇
口曾保已失州县指日復得若為永城有元帥並諸將的家屬在
內曾僧此刻領一千人馬手道到奪回以安大衆之心目今止存歸
德一城可速傳令着城外諸將拔營入城且不必與官兵對敵只
教他們預備守城之具並鳥銃火炮各項各門派將分守准備官
兵攻城主帥亦不必戰待曾僧奪了永城回來再商妙策說罷急
急領兵去了師尚詔隨將城外諸賊調回守城且說林桂芳攻拔
了夏邑斬了鎮城賊將此皆留兵把守領人馬往歸德進發攻打
虞城的將佐亦來合兵又帶來沿河守此許多投降賊衆隨筆忙

此皆

虛寫

隨筆忙

差官去睢州報捷請軍門同巡撫會勦胡宗憲連接捷報正在愧

悔之間像曹邦輔來至營中笑說道諸將成功皆朝廷洪福大人

威德所致刺下賊衆止有歸德一城四面無援指顧即可盡殲醜

類大人可速起軍馬小弟同去收功走遭宗憲羞憤道此原是大

家合謀而行好厚不意伊等竟能微倖到的底还是諸將之功居多

起兵攻圍的話尚須緩商此又動忘曹邦輔道大人之言差矣昔

漢高論諸將功以蕭何為功人諸將為功狗蓋以追逐狡免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今日諸將之功皆大人發縱指示之力輔邦

亦善于朝廷將來論功行賞大人自應首推天下安有大元戎披

歸弄他

聖執銳與士卒拚命行陣間的道理又極力替宗憲听了這儿句

話連：點頭道大人見解寔足開我茅塞說喜他不用邛輔催促

隨即下令着各營此刺俱起也功限本日定到歸德門下又其急

且說于永正與桂芳行走中間趨塵在耳边暗報道道：「纔秦尼領

兵一千奪取永城去了二鬼之功于永想道：我聞此尼精通法術

二守備如何是他敵手忙問林岱道：「你可速帶一千人馬同我速

赴永城桂芳欲問原委于永道：「回来自然明白」大人只管先行一

步去歸德城下安營說罷同林岱領兵走有三十餘里見一隊人

馬在前林岱大喝道：「叛賊那裡走」秦尼見有官兵赶来用劍虛向

地下一画頃刻竟成数里長一道深溝軍士驚喊起来于冰看見

也用劍向溝上一画即成平地都还有点頑意秦尼見破了他的法術將

人馬擺開瞧見官軍隊裡門旗下有一將身高体壯貌若灵官提

方天戟騎烏錐馬威風殺氣冠絕一時秦尼看見大驚道我見師

尚詔相貌以為真正英雄此人儀表較師尚詔又大方儿倍足徵

我眼界小識人未多笑問道來將何名林岱將秦尼一看但見

面如滿月頭無寸毛目朗眉疎微帶女娘韻致神雄氣烈不減

男子魁梧棄錫杖而挂霜鋒杖學曼陀之化相騎白馬而誦符

咒非比阿難之法輪請他做羣賊師傅有餘有餘算伊為佛門

弟子不足不足

句句貼切用典亦不落尋常
煥徑說却中特等之筆墨也

林岱道我乃懷慶

樞總兵之子林岱是也妖尼何名秦尼道我師元帥殿下秦神師

也日前攻破永城就是你麼林岱道是我秦尼道你氣宇超羣將

來定有大福快回去換幾個薄命的來林岱大笑道這妖婦滿口

胡說提戟飛刺秦尼用劍相還只兩合秦尼敗走取一塊黃絹兒

向林岱擲來須臾變為數丈銅牆將林岱圍住秦尼正欲擒拿于

冰出了陣門將劍向銅牆一指口中念：有詞只見劍尖上飛去

一縷青烟：到處將銅牆燒為灰燼秦尼見此法又破急向對陣

一看瞧見于冰但見

儒巾素服布履絲絛目聚江山秀氣心藏天地元机神同秋水
澄清知係洗髓伐毛之力面若春霞燥爛多由息胎辟穀之功
煮水燒鉛掃畫壺中氤氳懸壺種葯救世人世痴頑真是劍尖
指處乾坤暗丹篆書時鬼神號

秦尼看罷于冰大為驚異道此蓬島真仙也何故在塵世上煩擾
隨向于冰打稽首道先生請了于冰亦牽羊还礼秦尼道先生何
名于冰道無姓名秦尼道豈有無名姓之人不肯說也罷了于冰
姓名非避秦尼適絕先生破吾兩法足見通元我還有一小法請
實避眾兵也教于冰道只管盡力施為秦尼用劍書符望空一指少刺狂風驟

起飛來房大一石向于冰打來于冰微笑從離地吸氣一口用力
向大石一吹此石化為細粉飄：拂：與雪花相似頃刻消滅兩
鎮軍兵俱無心鬪戰一個：眉歡眼笑看二人闢法秦尼又用一
分身之法將頂門一拍出十數道黑氣黑氣凝結現為十幾個秦
尼各仗劍來戰于冰于冰將兩手齊開向衆秦尼一照霹靂十
個秦尼化為烏有秦尼向懷中取出五寸長一草龍往地下一丟
立變為三丈餘長一條青龍秦尼下馬騰身跨上道我要到一地方
去公幹亦無暇與你作戲用手在龍頂上一拍那龍便口張爪舞
四足頓起風雲將秦尼架在空中往正東去了于冰大笑道妖尼

計窮必去永城作崇向林岱道你可領人馬回營着寔吩咐諸軍
有人敢露我開法一字者定行斬首說罷從馬上一躍只見烟雲
繚繞亦飛向正東而去兩陣軍士看得目亂神痴林岱催馬向衆
賊大喝道尔等还是要生要死衆賊兵倒戈棄甲跪在地下道小
的們皆朝廷良民誤為妖人誘引今願投降永無異志林岱道尔
等既愿投降我何樂多為屠戮可随我回營听令衆賊齊声答應
願听將軍指揮林岱將兩路人馬帶回桂芳已在歸德城下安營
林岱入見與桂芳訴說于永與秦尼開法並於永吩咐不准傳揚
的話桂芳與文煒听了不由的瞪目咋舌竟不知為何如人随曉

諭衆軍有人傳言開法一字者立行斬首示衆正是

雲車風馬時來去
人世軍營暫度春

今日陣前傳道術
方知老子本猶龍

第三十二回

易軍門邦輔頒新令
敗管翼賊婦大交兵

詞曰

頒新令拜君恩
刁斗靜無聲
裘緩帶立功名
胸藏十萬兵

排五花列七星
龍韜虎畧精
遣將發兵次第行
指顧慶昇平

右調阮郎歸

且說于冰駕雲趕上了秦尼秦尼回頭向于水道薄伐去境兩賢
豈相厄哉于水道我代天斬除妖逆亦不得不然秦尼道先生亦
不可太小視我隨騎草龍過了永城到碭山地界于冰雲路本快
因要看他的作用遂緩緩的趕來見他落在一空地上用劍畫一
方城站在正中仗劍向四方指點于冰待他作做停當方纔下來
秦尼道先生既有神通敢到我画的城內走：否于冰笑道如入
無人之境耳提劍走將入去秦尼將劍訣一煞陡然間天昏地暗
雷雨交作斗大的冰塊如雨點般打下于冰早已遁出了方城劍
上飛一道神符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頃刻剋苟畢四天君協同

着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听候法旨于水道今有妖尼拘来無數邪
神在此地肆虐煩衆聖急速趕逐衆神領命施威迅雷大電滿空
乱飛秦尼請来的衆邪神俱各四散奔逃依然日朗天清于水道

妖尼还有何法秦尼稽首弟子佩服矣

道
忽然謙稱弟子必定要求
中心誠服也

大名于水道吾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也秦尼道我遊行四海久
矣道法神奇無有出先生右者吾欲拜先生為師未知肯容納否
于水道吾師門下無一女弟子我何敢擅為以留你若能改邪歸
正速斬師尚詔夫婦投降吾即收你為弟子秦尼道先生既戒律
精嚴我亦不敢强求師尚詔是我教誘他起手今又救他寔不忍

做此不義之事

此尼大有可取

先生若肯放我回歸德我勸師尚詔投降

或遠遁異域成先生大功何如于冰道他如不降該怎麼秦尼道
不降便是不知時勢之人我安肯與他同敗即不辭而去矣于冰
道你所言亦近理我也不逼迫你：若失信拿你如反掌之易耳
去罷秦尼打一稽首騎草龍回歸德去了于冰亦借遁回營再說
秦尼入了歸德城見師尚詔詳言與于冰開法原委師尚詔同諸
賊將听了無不驚惧秦尼道今官軍氣勢甚大量歸德一城亦難
抗拒王師我等所憑恃的是法術今官軍營中又有高出我等百
倍之人不如收拾府庫金銀領家屬眾將殺出城去貧僧與妙法

夫
婦人前後照應可保無虞星夜奔到江南由范公堤架船入海在

外國另尋一番事業亦可以稱王稱帝傳及子孫何必在中國圖

謀就是貧僧月前着元帥親族並各將妻小盡往永城也是慮有

今日走江南留一條便路至此方借秦尼口中点明不意永城先

被官兵打破反將家屬全失此中寔有天意非人力所能及元帥

宜趁早回頭貧僧的話都是審時度勢之語倘若歸德一破玉石

俱焚彼時雖追悔亦無及矣師尚詔听了低頭無語秦尼又着人

將妙法三婦人請來商議蔣金花道吾師偶尔失利便就惧怕至此

吾視退開封人馬真同折枝之易誰肯將數年血汗勤勞壞于一

且秦尼復苦口陳說利害金花不從秦尼道你既執意不從容俟

緩圖說罷自回寓所少刻人來報道秦神師不知去向知不足辱

此尼有師尚詔听的如失左右臂不禁奔止慌賭命衆賊滿城查

訪杳無踪跡再說于冰回到了軍營桂芳等迎接入去叩謝倍加

欽服坐間叙說秦尼去勸師尚詔投降的話不知尚詔听他不听

正言間探子報道軍門巡撫二大人領兵同來已在歸德城西十

里之外遣將預行安營不過數里兩位大人就到隨即管總兵差

人知會迎接桂芳吩咐快備鞍馬于冰道朱元林元亦談隨去交

令領此去对宗憲桂芳道自然談去是：三人去營會齊了管翼又

大生色矣

帶了此番得勝將官同到軍門營中相見曹邦輔也在中軍諸將

上帳參見報功畢胡宗憲道爾等不至于敗北皆是朝廷洪福我

與曹大人用人之幸又是丁曹邦輔道二位鎮台大人身先士卒

竭力疆場直令弟輩欽仰不已朱文煒等画得宜林世兄勇冠三

軍郭翰羅齊賢召于淳隨管大人建立奇勲破賊營一連八座平

寇之功管大人同文煒林世兄寔為第一看邦輔于人都有几句

憲乃是胡宗憲道曹大人过于獎譽殲除此小毛賊偶尔微倖得

勝算什麼軍功今後只要隨我打破歸德呵呀方算得奇功驚古

此怪竟談着秦尼遣來二總兵道敢不听大人指示報效國家宗

的大石壓死方快衆心

憲吩咐排會軍筵席與曹大人洗塵不多時軍中奏起樂來安放

桌椅巡撫與軍門上坐二總兵左右坐副參等官下坐餘俱兩傍

站立曹邦輔道林世兄來秀才出奇用力非在官比我與胡大人

談與他賀功酌勞總是此老最會以緩人心話亦屬公正吩咐另設一席在副參

之下本院還要借胡大人的酒到先要敬他二人三杯宗憲道大

人要賞飯可着他二人到中軍帳外另坐了罷無祿人安可與仕

宦同席逼真是嚴世蕃親戚出語總是一類曹邦輔大笑道大人能量他二人將來

不能做到軍門巡撫麼伏下第七十七回一做巡撫事胡宗憲喧目搖頭也

大笑道只怕還未能也罷了既曹大人開了口就着他兩個在副

恭以下坐：罷

此怪着笑心上不足之至

文煒林岱先向軍門巡撫叩謝次向

二總兵叩謝再次向副恭打恭又向兩旁諸文武官謝罪然後就

坐軍門行酒鼓樂正濃只見中軍官慌來稟道聖上差綏騎數十

人到曹大人營中去了

今人揣摩不着邦輔何至差拿

眾官皆大驚失色邦輔亦

大驚異心下道怎麼提騎來拿我

正是

飛忙別了眾官回營二總兵

也要辞去探問胡宗憲大笑道二鎮將亦太世故了

此時宗憲心上得意暢快

之聖上嚴明凡我輩大臣賢否無刺不在胸意問曹大人諸處俱

好也还有点才情

只不如尊駕

惟驕之一字未除

他还要以此字責人恠前發軍差委諸將

也所以有此一跌他是封疆大吏師尚詔在本省謀為多年他所

司何事

正是你所司何事

縱容反叛四字寔罪有攸歸即本院亦有失查

微嫌

還只怕要從優議叙

將來聖上問及時我少不得與他方便一兩句尔

等俱各安坐飲酒無庸代為愁煩又吩咐左右拿大杯來

暢快到絕頂

今日有一不罪者醉本院亦不依眾官各就坐中軍又奏起樂來少

刻巡捕官稟道曹大人來了眾官各猜疑道既有提騎為何輕易

放回是正胡宗憲率領眾官接去只見曹邦輔向胡宗憲道大人快

將軍門印請來

這是頂門心打了一雷

宗憲慌無所措只得將軍門印付與

曹邦輔接了遞與跟隨官旋即往正面一站向宗憲道有聖旨跪

听宣讀胡宗憲朝上跪了曹邦輔取出旨意朗念道胡宗憲身膺

軍門重寄不思盡忠報國自師尚詔叛據歸德宗憲事：畏縮無

異婦人致叛賊殺官奪城皆其所致今差提騎鎗拿入京朕面審

其一切軍門印務着巡撫曹遭邦輔兼理率總兵官林桂芳官翼督

師速擒巨寇勦滅從賊早慰朕望欽此宣讀畢閃過提騎六七八人

將胡宗憲帶冠脫去傷臉之至就要上鎖邦輔道俟入都後再上鎖罷

提騎道此係奉旨欽犯我等何敢私徇說罷上了大鎖大傷臉勒到絕頂

令交代軍門事務宗憲淚流滿面此正是無異婦人處也向邦輔桂芳等道

三位大人俱在此二鎮將也陛下又添了兩個大人我有何畏縮不

前處邦輔道此不過聖上急欲收功藉大人鼓勵將軍想蜀日越

雪不久自招白也提騎等立即押入後營這是要搜剝他銀錢之意邦輔又沒有的開解了幾句隨他們去了一面排香案謝恩拜印一面吩咐幕客寫本回奏接印日期衆官俱各叩賀緣胡宗憲按兵睢州前此兩總兵寫字達知邦輔邦輔就将兩鎮書字並目下賊人情形同奏書在一處進呈御覽明帝大怒還要拿他的家屬虧了嚴嵩開解有俟宗憲到京審明玩寇誤國寔情再行重治其罪因此纔止拿了他一人

明補

再說邦輔拜印候

後

陞帳坐下諸官

又復行叅謁邦輔道大寇未滅非飲酒奏樂時也

出口便与吩咐宗憲天淵

將酒筵席收去向桂芳道鎮台領本部人馬並投降賊衆我再撥

與你人馬二千攻打歸德東面管鎮台領本部人馬我撥與你人馬四千攻打歸德南面林公子武勇超羣可當一面之任今權授為先鋒之職領本部院六千人馬偏將二十員攻打北面可為林

將一秀才委重任毫若叅遊等官有不受節制不肯盡力敢于玩無回顧足見担当

忽者只管按軍法從事又對大眾與之以權則指林岱叩謝又向

衆官道西面本部院攻打朱秀才大有謀画可權充本院叅謀之

職自今日為始你就在我營中居住文煒叩謝又喚過羅齊賢呂

子淳道與你二人一千兵可分為兩班每到夜晚在歸德四面巡

查不許放走反叛一人又令叅將郭翰道與你三千人馬不拘歸

德那一門外揀地勢高處扎營于營內再築一台差兵輪流眺望
見賊兵出那一門你即帶兵救應一邊遣人報知本部院不得遺
悞又著將此番克敵攻城有功兵將彙一冊名詳細得明大小功
績以便將來陞題選用又著幕客做了十數道榜文命諸將射入
城去內言開門接應官兵者上賞殺賊擄首級投降者中賞私自
踰城投降並報賊情審寔非奸細者下賞有人擒拿或斬首師尚
詔夫妻投獻者其功最大另行保題不在三賞之內若軍民人等
仍敢從賊為亂拒敵官軍城破之日查出或被入首告定行夷滅
三族又發火牌星夜催辦糧草飭令各官解交軍前違限日時者

按例從重叅處治罪

曹邦輔文官若久于用
兵者宗憲何足道哉

諸將見邦輔調度井

有條各互相戒諭道新軍門與軍旧門天地懸絕宜事：小心毋

犯軍令方好且說師尚詔自秦尼去後心緒如焚今又于四門接

得曹軍門榜文恐兵民有內變之心越加愁煩向蔣金花道如今

軍門又是曹邦輔若宗憲不在軍中則掣肘伊等者無人你我事

不可問矣

可知庸儒主將于賊最利看師尚
詔語言以胡宗憲去為大不幸也

夫妻正私議問忽所

得城外軍声大振火炮連天探子稟道胡軍門已拿解入都新軍

門曹邦輔分遣諸將四面攻城尚詔急傳令各門賊將用心防守

又問道那一門兵最多探子道軍門在西門西門人馬最多尚詔

道我自據歸德以來從未臨陣既西門兵多我就出西門試一試

官軍強弱

偏揀兵馬多處
去敵其勇可知

隨即披挂帶三千賊軍放開西門衝殺

出去官兵和波開浪裂一般紛：倒退喜邦輔听得師尚詔出西

門連忙帶領眾將禦敵看見師尚詔在前四面已賊將在後趕殺官

兵但見

頭戴銀兜鍪頂上撮五色絛綠一縷身披金罩甲腰間拴八宝

玉帶一條兩眼圓如銅鈴彷彿半紅半碧滿面鬚如剛爪依稀

非赤非黃身似金剛畧小頭比柳斗还肥手中大砍刀舞動時

風馳雨驟坐下捲毛馬跑出去電掣雲飛向日潛迹涉縣今朝

名播河南

曹邦輔看罷尚詔馬已到面前邦輔道你是尚詔麼尚詔道你有何說邦輔道你本市井小人理合務農安分何得招聚逆黨攻奪城池害殺軍民官吏做此九族俱滅之事尚詔道皆因汝等貪官

污吏逼迫使然

話甚可惡

曹軍門大怒回顧諸將道誰與我殺此逆賊

言未盡中軍副總兵張院催馬提戟與尚詔戰不三合被斬馬下左哨守備謝夢鯉董昌兩將齊出戰不五六合謝夢鯉右脇中刀董昌恰待要跑被尚詔赶上腦後一刀砍落馬傍曹軍門道尚詔非一二將可敵眾將吏一齊出馬賊營四將亦各上前斬殺曹軍

門見尚詔亮勇異常衆將陸續落馬忙傳令箭調北門主將林岱
快來大戰不過一兩刺軍門標下官將到損亡了八九員尚詔正
要揮兵趕殺只見一將匹馬提戟飛刺面門尚詔奉刀相迎敗下
去的諸將又各勒馬觀看兩人鏖戰征塵有八十餘合賊妻蔣金
花見尚詔戰久吩咐鳴金尚詔听的鑼聲乱响逼只當城內有故向
林岱道日已沉西明日再與你戰林岱道我亦不必你且饒你去
罷兩下各自收軍曹邦輔大讚林岱道先鋒真神勇也若再遲來
一步吾大軍被賊衝動矣重加賞勞使歸鎮地林管二總兵雖知
西門交戰因無將令不敢私動人馬只得親到軍門處請安邦輔

急令速歸汜地次日蔣金花向尚詔道聞南門係河陽總兵管翼
九營我今日去報連破八營之仇尚詔道官軍內有一林岱甚是
去得你須小心他一二日前吾愛將鄒斐即死于此人之手金花
也不回答領兵三千殺出南門管翼帶將佐出營觀看但見

頭盤髮髻上罩飛鳳金盃耳帶雲環斜欹攀龍珠墜身穿玲瓏
柳葉之甲足踏凌波蓮屐之靴兩道蛾眉灣如新月一雙杏眼
朗若懸珠年紀三旬也算半老婦女容顏嬌嫩還像二八佳人
脫攜兩口日月鋼刀腰繫一壺風雷大箭明白穩妥之作

管翼看罷向諸將道此必賊妻蔣金花誰要拿住他不愁不加官

進級猛听的前軍隊內都司單元瑚大呼道小將擒他催馬提斧
便砍金花隔逼谷問道來將何人單元瑚道你不用問你總爺的

姓名少刺拿住你總爺定要收你做個房中人你叫我的日子在

後裡

打趣賊妻
應談如此

金花大怒匹馬交鋒大戰數合金花便走元瑚趕

來回手一飛旋打落馬下眾將見元瑚落馬一湧殺去將元瑚救

起金花暗誦咒語頃刻狂風四起捲土揚塵飛沙走石向眾官軍

亂打管翼立脚不住頭不得隊伍錯亂領兵向東南上敗走金花

率眾賊趕來會軍門听的南門交戰急發令箭三支着東北兩路

主將各遣一將帶兵一千窺看動靜若官軍勝協力攻城

邦輔使
知兵

賊人不暇救應是官軍敗火速救援自己也遣一將領兵去策應

師尚詔在城頭看見三門各有人馬向東南飛奔忙令賊將八人

領兵五千接蔣金花回城眾賊將殺出城來一個；打着唢哨望

官軍趕去蔣金花正在追殺管翼之際瞧見三路官軍前後殺來

急忙帶兵回頭交戰管翼見有救兵到來即招呼敗兵回身相殺

蔣金花腹背相敵正要再施法力听的喊声漸近原來是自己的

人馬四五路軍兵撓在了一處大戰此一戰寫的條前條后忽敗忽回彼此互救四處發兵殺

在了一處真有花攢錦但見簇搖應不暇之妙矣

愁雲滾；旌旗閃天地無光殺氣騰；鞞鼓震山河失色弓絃

响處幾多歸雁陸長空鞭影揮時無教驚猿啼古木將軍疲困
隱聞喘息之聲戰馬歪斜無暇帝嘶之力真是盈落頭飛爭日
月血流腹破定龍蛇

後六句有古戰傷文遺意

兩軍混戰多時金花愁官軍再添人馬又怕尚詔親來接應城內
無人守護不敢戀戰招呼衆賊回城各路官軍隨後追來金花向
腰間解下一縷紅繩往追兵路上一撒頃刻變為千尺餘長一條
紅蟒攔截道路金花帶兵緩入城官軍見了大蟒個個驚疑少
刻化為五尺長短紅繩一條衆將官兵各回營壘

正

法無邪正

靈驗為奇

個中生剋

個中人如

第三十三回

斬金花于冰歸秦嶽
殺大雄殷氏出賊巢

詞曰

霧隱南山豹神龍歸去遙阿奴惆悵淚偷拋肯將日好全消

賊夫逃至聊欢笑頓將喉斷頭梟懷金兩人同逝軍營且報功

勞
右調河瀆神

且說于冰自法敗秦尼之後就在桂芳營中居住桂芳敬之如神

明師祖又叮囑隨行兵丁不許談及闖法一字宣傳者立斬所以

軍門同管翼而下俱不知于冰名諱這日二鬼又來報說秦尼功

師尚詔歸海不從即刺隱遁的話于水深羨其知机將秦尼遠避
的話向桂芳說知于水又寫了秘書一封着桂芳差心腹家丁到

軍門營中暗交與段誠付文煒拆覽

破蔣金花邪法可知

即点灯時候軍門

忽傳各門主將並叅守以上官員俱到營中議事

于水秘書桂芳發動了

桂芳

管翼林岱各率所屬去西營听候邦輔陞帳各官叅見邦輔道師

尚詔不过一勇之夫無足介意伊妻蔣金花深通邪術尔諸將有

何良策各出所見一对諸將道逆賊叛乱小將等不惜身命報國

至言邪法寔是無策可破曾邦輔道本院到有一法可以擒拿蔣

金花只要諸將用力上下一心則大功成矣衆將道願聞神策邦

輔道尚詔孤守一城已是釜中之魚其賊衆不即解散者恃有蔣

金花邪策也今後師尚詔出城林先鋒率將禦敵的是尚賊將出

城諸將對敵分適蔣金花出城本部院率將對敵若師尚詔同蔣

金花一齊出城爾諸將須要協力必須將他夫妻隔為兩處此後

交戰之時要互相策應不必分別營所俟拿住蔣金花時然後並

力攻城羣賊自然心亂此時攻城徒捐士卒無益然各營不可不

虛張聲勢佯作攻城之狀使羣賊坐臥不安到二鼓以後偏要鳴

鼓放炮着羣賊竟夜支應不暇真是妙策使賊忙我又喚過羅齊

賢呂于淳道你二人閒時仍照前令繞城遊行以防叛賊逃遁此

後令你二人隨行軍士每人各帶竹筒一個長三四尺不拘竹筒
下面打透一孔內用竹棍抽提棍頭用棉絮包緊即俗名水鎗是
也竹筒內粧猪狗血大蒜汁婦人精水等項穢物打探得蔣金花
出城交戰時可率兵用竹筒噴去只有一兩点到他身上則邪法
盡屬無用吾聞島洞列仙奉行天心正法者尚要迴避此物休說
蔣金花也他邪法既不能使展量一婦人兇勇斷不及師尚詔少
有武藝者即可擒拿未知諸公以為可否衆將齊声道大人妙算
總在情理之內邪不勝正從古皆然某等俱各小心遵依共奏膚
功說罷令諸將速歸泚地此即于永與文煒書中之調度也

明文

煒得此書後打算着將來功名俱在曹邦輔手內樂得暗中獻策
使邦輔居名再說蔣金花回到城中師尚詔迎着慰勞金花道如
今糧草尚可支持軍士也还用命只是外無救援強敵困守日久
必生變亂依我的主見明早元帥領六千兵帶二將出東門交戰
他南北二營必要接應再着協力心腹將在城頭覘望待他南北
二營出兵後其軍勢已分元帥可預伏膽勇之將八員各帶兵五
百直衝其南北二營使他措手不及城池着我父親同二子把守
我領兵五千直衝西營使曹軍門照顧不來勝則罷了不勝我再
作法此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使官兵四面迎敵一營喪敗則三

營俱星散矣成敗之機在此一奪元帥以為何如果如此則官兵各保營壘不然

互相救應再加以金花邪法勝敗未敢定也看蔣金花尚詔道此

亦甚知兵即不用邪法所說之言亦頗中乎机要矣

計固妙只是岳丈年紀過老二子又太小俱無威力服人今諸將

士雖說用命是見你我尚未一敗伊等犹欲攀龍附鳳做開國元

勳今你我俱督兵臨陣城內至親骨肉無人日前曹軍門又有許

多告示射入城內設或有人開門投降放入官兵你我即無家可

歸矣依我的主見今後你我互相戰守方為萬全金花計頗妙尚

也然有冷于冰金花道既如此我明早帶萬人出陣攻曹軍門西

作对亦何益哉營元帥遣四將帶兵一萬劫東營林總兵營寨兩軍若勝分頭攻

南北二營元帥再遣兵四面接應這可使用的麼尚詔道此計大妙
定于明早奉行次早蔣金花率賊出城聲勢甚銳軍門遣將禦敵
諸將戰未數合曹軍門帶人馬先退諸將皆望西南而走金花揮
動賊衆趕來約有八九里軍門又遣回戰金花大怒當先交戰正
戰間從北來了一枝人馬約有四五百馬軍一半步軍賊將看見
分兵來戰那些馬軍從刺斜裡跑去直奔金花陣前一個：牽筒
抽提向金花身上噴去弄的渾身上下青紅紫綠無所不有金花
惱極揮兵趕殺那一枝馬兵便飛跑去了正趕間猛听的背后大
炮一声來了一將旗上寫着先鋒林儿個大字

先寫炮後寫人則
林係聲勢益壯

帶領着三千人馬從背後殺來勇不可當賊將分南北亂奔曹軍

門率大衆從面前殺回金花腹背受敵慌忙拔劍作法不意一法

不應水筒穢物心上甚是着急欲帶兵回城後面又有林岱前面

發動矣

又有曹軍門大隊齊來又听的一將大呼道適總軍門大人有令

賊婦量無妖法你等只要拿他一個就是大功餘賊便走脱几个

也使的有此一句喬大雄逃去矣穩說方畢衆將各奮勇上前喊

為下四伏線非無故著筆也

一声將金花圍了數層賊衆萬人死亡逃奔止存二三千人馬拚

命保守金花曹軍門吩咐擂鼓衆兵將各要立功殺的賊軍無門

可入此時蔣金花力軟筋疲滿心只望尚詔救應被軍門右哨下

一馬兵丁熙超空一鎗刺于馬下衆軍將大呼一聲賊婦落馬矣

不用大將偏用一小卒成功見亂戰無分富貴貧賤高下避熟套故也

曹邦輔听的賊婦落馬忙傳

令道吩咐拿活的來不意金花已被衆軍馬踏得稀爛賊婦如此歸結賊

衆俱叩首求降邦輔着記了丁熙名字差人向三門營中曉諭報

捷正在擒降納叛之際探子報說賊衆在東門劫營與林總兵大

戰好半响曹邦輔傳令着林岱速去領兵救應林岱如飛的去了

邦輔又遣叅將李麟領兵接應去訖再說師尚詔在城頭眺望見

金花得勝向西追趕官兵忙遣四將領兵一萬去東門劫營衆賊

听得蔣金花已勝殺出東門個：賈勇而前排山倒海的向林桂

芳殺來桂芳听得東門外喊声大震慌率諸將禦敵眾賊已拔開

了鹿角撞入營門桂芳只得率眾攬拒未免心慌忽見北門轉出

一枝人馬是管總兵旗號鼓噪蜂擁欲殺賊眾而來前軍門有不

救應之令故林岱出西門眾賊知林桂芳無備以為操必勝之相

正在拚命相持間今見救兵兇勇料着不能成事齊往原路且戰

且走南面林岱又轉來截殺眾賊慌惧之至尚詔在城上看的明

白忙遣將帶兵接戰救應諸賊入城于水听的蔣金花已死賊營

無用法之人急傳回趨塵止留逐電吩咐道你可等歸德平後打

听林岱文煒受何官職到山東泰山報我知道第七次說罷也不

差遣

與桂芳等告別架遁光回泰山去了且說師尚詔救回衆賊西門

敗殘賊衆有逃回者言妙法婦人陣亡此師尚詔尚詔听了提胸

大哭道我本良民在涉县山中得銀三十餘萬兩做一富翁子

孫享無窮之福原係押標賣首之人一出母胎其頭也非所有還要拔及萬人千人身家三十餘萬兩他豈能享此

大福也我冷誤听秦尼慫恿使我一敗塗地今忝賊遠颺愛妻受戮二

子尚在孩提兄弟陷于永城弄的王不成王伯不成伯雖生之年

犹死之日也此是謀逆者想到智宵力竭時均有此悔他再不肯于未謀之前向智宵力竭時一想可惜漢時班超王

命論庸夫俗子讀者無人解得者說到痛處就要拔劍自刎衆賊

更無人故做此九族不保事也

劝解道昔漢高屢敗而有天下今城中糧草可支一年軍士尚有三

萬餘人背城一戰尚在勝負未定再不然一心固守視隙用兵亦是長策元師若如悲啼豈不搖惑衆人心志尚詔听衆賊開慰又

此

只得勉強料理軍務再說桂芳收了人馬重糞殘破營壘到後帳

正要和于冰說知蔣金花陣亡之事不意遍尋無跡桂芳大怒要

斬伺候于冰的軍士軍士們痛哭道冷老爺听的說蔣金花身死

止說了一句吾之事畢矣吩咐小的帳外听候小的們數人並未

敢離一步轉刺看時就不見了小的們正要報知还求大人原情

桂芳想了想道冷先生來去原不可令人測度他知賊營中邪術

之人已無師尚詔我等可以力敵說着這様說既是此意也該和我

父子拱手一別少留一點朋情竟這樣不辭而去殊覺歎然喝退
了軍士心上甚是依戀忽見中軍稟道軍門大人差官相請桂芳
隨即到西營見諸將俱在曹邦輔滿面笑容說道師尚詔未平原
非我等杯酌之日然賊妻伏誅真是國家快事不可不賀少刻大
陳酒席衆將次第就坐各叙說前後爭戰的話管翼又說趕蔣金
花飛砂走石打的衆軍頭破骨折真是亘古未有的奇異事軍門
同衆將俱大笑桂芳道這些小術何足為奇日前秦尼姑開法一
事方箒的大此老猴不住了林岱文煒各以目相示桂芳自知失言曹
邦輔大驚道我到把這秦尼姑忘了此尼精通法術係蔣金花之

師怎麼從不見他出來方纔林鎮台言及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

忙問開法之事若何桂芳已經說出難以挽回遂將朱文煒被惡

兄嫂百般謀害

此係認識于冰之由只得先從此說起

致令流落異鄉將文煒幫助

林岱的話隱過不題

此正是父為子隱甚是

祇言文煒素與林岱是結義弟

兄後冷于冰資助盤費始得尋岱至荊州又詳細說朱文魁夫妻

吞謀財產引盜被劫得事眾官听了也有笑罵文魁也的有替文煒

嘆惜的後又說到于冰如何安頓文煒妻子親到懷慶相告如何

被林某父子相留眾無不嘆為高人義士又將隱藏在軍中與秦

尼姑如何開法如何駕雲霧追趕秦尼功師尚詔不從遠遁若不

是此人賊衆還不知猖狂到甚麼田地雖特表于冰之功却亦是真話衆官俱各

驚竒道異稱羨不已曹邦輔听罷連忙站起道此本朝周顛冷謙

之流真仙也既有此大賢總他不願着人知道林鎮台也談密向

本院說聲吩咐左右將酒席從新收拾整潔待本院親去東營請

冷先生來大家再飲亦不可無此年桂芳慌忙告稟道冷先生已用神法

遁去矣此句听之真冷于冰矣一笑適總總兵正為此事要重處軍士林岱文

煒听知太驚失色又帶表二人情理應有邦輔道此話果真麼桂芳道總兵

焉敢在夫人前欺罔一字又将于冰適總走法條細一說邦輔道

總去也只在近左可遣將率精竒八面趕尋林岱稟道此人日行

數千里日前秦尼闕法不過騎草龍逃去此人即于馬上一躍飛

身太虛此林岱日覩者既已遁去如何肯回軍將尋該從何地趕

起邦輔撫膺長嘆道此非是本部院無緣見真仙皆林鎮台壅蔽

之過也二句有無限高山仰止之意又問朱文煒原由文煒照桂芳等所言又委

曲陳說了一遍看上一句照字其不說林岱賈邦輔咨嗟良久向眾

官道此神仙中之義士也未得一見殊可恨耳有無限愛慕不令之意不言

眾官飲酒叙談且說朱文魁自與殷氏會面之後總在後院廚房

內做刷鍋洗碗之事苦少不如法便受眾人叱喝遇性暴賊人還

要打苦若非文魁不拘何人亦早自盡矣即或與殷氏偶爾相遇兩人各自迴避

恐招禍患師尚詔據了歸德催各賊將家屬同入永城喬大雄因

行

永城去歸德甚遠又鍾愛殷氏恐怕不能隨時所樂將別的女人

盡行打發入永城單留殷氏在富安庄又撥了兩個本村婦女服

伺後來師尚詔遣心腹賊將于各鄉堡党羽內揀選壯丁止留老

弱男在家其餘盡着赴歸德助戰賊將要着文魁去當軍被官軍

宰殺甚

妾殷氏有的是銀子行了賄賂將他留下到的底是結自大雄赴歸

髮有情

德後殷氏又用銀錢衣物買囑服伺的兩個婦人又重賞廚房中

做飯菜等入一路買通每晚與文魁同宿重續夫妻曰好也罷了

原是文

魁的人這叫做物逢故主到的底日夜商量逃走之法又听得傳說

比妓女娼婦存心大是不同

師尚詔屢敗所得四具俱失各路俱有官兵把守恐被盤問住到

了不得殷氏素日極有权術到此時也沒了文魁也戀着殷氏不

忍分離他們原是好恩愛夫妻况暗的比明的又分一日：西時

分殷氏正在院中閒立見大雄狼狽而來幸是此刺若在夜殷氏

接入房中喬大雄道此刻這命總是我的了敗逃微殷氏道這是

何說怎麼連帽兒也不戴又寫他敗喬大雄道還願的戴帽兒哩

今早我隨妙法夫婦人出陣與官軍對敵原是大家要借仗他的法

術取勝誰想他並不施展法術惟憑寔力戰鬪被人家一鎗觸下戳

馬去我見勢頭大壞捨命往外衝殺喜的那些官軍都以妙法夫婦

三九日

人為重我便偷出了重圍將孟甲馬匹棄在路上了因心結計着

你與你来相商如今秦神師也走了妙法夫人也死了師元帥也

死困在歸德了用三个了字寫其見不久必被官軍擒拿还跟随

他做什麼賊無一不如此我想家中有的是銀子和珠寶我與你

可假扮村鄉夫婦逃奔江南或山西山東还可以富足下半世你

看好不好殷氏听了半响不言他同走的人里大大雄怒說道

你想是不願意麼殷氏笑道我為什麼不願意一笑叔

你忙甚的且歇息儿日我與你同行此緩期俟大雄道十分遲了

歸德一破被同事人拉扯出来就不好了殷氏道師元帥也是個

英雄男子歸德城現有多少人馬就這樣容易破搥破也得一個

月為此作開我定在後日與你同行我也好收拾一二大雄道就

是後日罷也不過耽延一天多功夫殷氏着婦人們預備酒飯少

刺秉起炷來大雄淨了面更換了衣服到定更時酒肉齊至殷氏

與他對上酒開慙道你要放宽心胸師元帥即或事敗你又不是

他的親戚族黨那些官兒們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偏他得說有你吃

几杯罷也着不得驚怕又吩咐兩個婦女道你們都去安歇了罷

杯盤等物我自收拾把酒再拿兩大壺來我今日也吃几杯酒更

將酒又取到殷氏着煖在火盆內又囑咐兩婦人去安歇並說與

廚房下也都睡了罷一物俱不用了二婦人去後殷氏將門兒閉了與大雄並肩疊股而坐放出許多的狐媚艷態說的話都是牽腸掛肚快刀兒割不斷的恩情讓大雄拿大杯連飲弄的喬大雄神魂飄蕩兩個就在酒席傍雲雨起來殷氏淫聲艷語百般嚼念比素常加十倍風情兩人事畢又復大飲殷氏以小杯拚大杯有時口對口兒送飲有時坐在大雄懷中叨吃直到二更時分大雄滿口流涎軟癱在一邊殷氏開了房門親自到各處巡查了一遍見人都安歇悄：的到廚房內將文魁叫出來說與他如此這般的行事文魁听了帶了大鋼刀一把隨殷氏走來先偷向門內一

有灯光之下见大雄鼻息如雷仰面着在炕上睡正是奄奄口聚势殷氏

将文魁拉入来拉字妙不可言必教他动手文魁拿着刀走至大

雄身旁而手只是乱抖如向殷氏道我神二字出我不化殷氏着急

道错过此时你我还有出头的日子定麼怎麼把我的話都說出

来文魁道我怕句怕他醒絕像殷氏唾了文魁一口談至奪过

刀来試了試竟得沉重費力猛想起櫃頭边有解手刀一把取下

来一看鋒利無比又將解手忙将大衣服脱去看脱止穿小襖一

件挽起了襖袖字挽跪在大雄頭起看跪双手抱住刀柄看抱对

正大雄咽喉看对用刀往下一刺看刺鮮血直濺的殷氏滿臉半

身俱是看大雄吼了一声看從坑上一道看跌在了地下

看文魁叫了声呵呀嚇死他也倒在地下殷氏在坑上往下一

看見大雄喉嚨內血流不止兩隻腿還一上一下的乱伸不已看

字再看文魁也在地下倒着要往起扒也字倒字扒字殷氏連忙

跳下坑來將文魁扶搗着他動手再加儿刀着文奎加刀婦人自盡力尽也文魁

起來坐倒者四五次這奴才此特竟殷氏見他無用自已又將文

魁拿來那口鋼刀又用在大雄頭臉劈了十儿下見不動轉了方

纔住手看將刀從地下一丢看斜倒在坑上歇氣看歇字倒

皆傳神文魁方纔扒起來看了看大雄早已死了滿地都是血跡

三十九

文魁用手指點殷氏道你果然等把辣手辣手二字可做殷氏終身定評只待殺了人他

總認得是犯辣手也還也談收拾起來我們好走路被他們知道

等不得知心夫妻一笑

都活不成殷氏道我再歇：着此時渾身到藕軟起來戲文內有到梁刺虎

刺湯皆婦人戲也有做得到家者有做的不到家者曲文白口通

是一樣只在一做字上分好醜耳看此回刺喬文字比戲文三刺

何如金全漢批水滸嘗言說部章法句法字法缺一不可此真識

者之言然這說不可與繡說通潤之士論腐道學並半明半昧畧識

此字人他不過曰小說而已何章法原來殷氏又用亦非深恨喬

大雄下此毒手雖非如意郎君只因屢听傳聞師尚詔連失四具

並連營八座他是個有才胆婦人便想到師尚詔大事無成將來

必受喬大雄之累已有害殺之心今又知秦尼已去蔣金花陣亡

其志决矣許在三天內同去江南等處恐一時下手不得不意大

雄一入門就被他灌醉厨下叫文魁時已說明主見同帶了大雄

首級到虞城或夏邑報功他还想要得意外的富貴或者啟奏了

朝廷這淫婦奴才大小與文魁個官兒還要做官一則对文魁好

看也好看不到二則遮盖他的醜行如何遮三則免逆党牽連之

禍這却有也是有一番深謀遠慮並非是冒昧做出来的又極力

句以形再說殷氏歇了一會將鑰匙遞與文魁道正面櫃中還有

其醜惡其醜惡再說殷氏歇了一會將鑰匙遞與文魁道正面櫃中還有

包封都乱堆在裡面心上反不快活起来係愛極愁不站在櫃邊

思索會狠人大殷氏知道他的意思說道我們还要走路量力帶

上几百罷自己也下地來用那把大刀將喬大雄的頭鋸下不日到而

曰鋸正在婦人盛在個毡包內然後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身邊貼肉處帶

了兩大包珍珠伏下朱文魁將艮子滿身攜帶已沒處安放了還

呆：的端相看那櫃子一兩一錢也捨殷氏道我已收拾停妥快走

罷此時已交五更了文魁走了兩三步竟得着寔累贅不知裝定了多少定

要叫殷氏分帶殷氏道我要還抱人頭能帶多少說了好一會不知

怎麼帶了一百多兩方纔吹滅了烛梢：的走至後門開了門兩

人放胆行走外面院落雖多都不閉閉是防有變亂大家好逃走

的意思夫妻走了儿層院子也有所見脚步响隔着門窻問的文
魁總以爲總管連夜去歸德爲辭兩人出了富安庄文魁便叫少
歇殷氏道這是甚麼地方我們做的是甚麼事總走了儿步兒就
要歇息麼文魁道我身上甚是沉重如何不歇講出道殷氏道你
棄了些走罷文魁道棄了如何使的我不如埋了些將來好再取
說罷又將良子埋了儿百方終向夏邑走去正是

妻被賊淫家被劫

今宵何幸皆歸結

莫嫌那話本錢貼

旧物犹存不必說

第三十四回

囚軍營手足重完聚

試降書將帥各成功

詞曰

非越非吳因何惱無端將面花打老獻首求榮原圖富貴先自
被他刑拷脉：愁思心如撓聞說道同胞來了細問離踪几
多驚愧深喜邀天垂報

右調明月棹孤舟

且說林桂芳自軍門晏罷之後奉邦輔將令着諸將併力攻城一
連攻了兩晝夜反傷了許多士卒皆緣賊衆知道罪在不敢因此
拚命固守這日在營中看着軍士修理雲梯轟車之類只見中軍
官稟道有本鎮屬下守備宋体仁今鎮守夏邑具遣兵解到夫婦

二人文奎設氏報功來了送言在夏邑路西十八里內被巡邏軍

士拿住審明男叫朱文魁女設氏俱虞城縣人為賊將喬大雄拿

去住居富安庄寔係賊眾停留之地請兵勦除他還會說今文魁

身边还帶着許多銀兩未查數目外有諫守備詳文一角呈覽併

請示下桂芳心內疑惑道這人的名字不是朱相公的哥：麼此

念他不隨即到中軍帳坐下看了來文吩咐左右帶入來少刺將

男婦二人帶入跪在下面林桂芳問道你叫朱文魁麼文魁道是

又問道設氏是你妻子麼又應道是又問道有個朱文煒是府學秀才住在

虞城縣柏葉村你可認得麼文魁隨口應道這是小人的兄弟真也

着他妨桂芳道他妻子姜氏可在家麼文魁心下大驚道怎麼他
備不來

知道的這樣詳細忙稟道小人兄弟文煒已同妻子姜氏四川探

親去了如今尚未回來桂芳笑道我把你這千刀萬剮狗彘的我

也有遇着你的日子竟是一日不恨你做的事体本鎮條細都

知道我也沒功夫與你這驢子俞的較論吩咐左右先打他五十

個嘴巴文奎最好自己打嘴巴今日把人家衆兵喊了一声打的

文魁鼻口流血頭刺青腫起來將此回同前十九回之事与又着

將殷氏也打五十個嘴巴衆兵又喊了一声打的殷氏哀声不止

將左腮兩個牙也打吊了殷氏有二三人才打他者必不忍下

狠手候重饒有心惜玉憐香还打吊

牙兩了這淫婦活：
疼死了冷：一笑

打完桂芳問解來的兵丁道他的銀子在何

處兵丁們稟道小的們彼時搜揀出來在本官面前呈驗本官仍

交還他如今都在身上帶着桂芳道取出來我瞧左方向文魁身

邊取出放在一旁桂芳問殷氏道你身邊有多少殷氏道並沒一

分桂芳向左道搜句殷氏聽見要搜他連忙從身邊取出來道

只有這一百多銀子桂芳道你怎麼說一分沒有我知道你這小

淫婦子狡滑的了不得朱文魁硬是你教調壞了大要居十分之七吩咐

再打二十個嘴巴此老狠而兇殷氏痛哭求饒桂芳道我分明沒有夾

棍若有我定將你這兩個喪良鬼心一人一夾棍婦人用夾棍從未聞的然

到此老也沒什麼憑據吩咐左右又打了十個已偏其夫桂芳著書吏與了

批文打發押解兵丁回去又免了銀子數目共四百餘兩交付中

軍收存文魁同殷氏除埋了外還共帶銀六百餘兩被夏邑兵丁

刮刷了二百多兩所以只有此數桂芳復問文魁道你殺的賊頭

在那裡文魁將毡包遞與軍士軍士打開桂芳看了問文魁的原

委並富安庄內舉動文魁都據寔稟說桂芳道你兩個真是廉恥

喪盡罵的還有臉來獻頭報功他竟有本鎮今日只不往反叛裡

問你还是看你兄弟的情分吩咐押在後營鎮禁朱文魁與殷氏

摸不着頭腦到像與林總兵有大仇的一般這樣處置殷氏哭的

如醉如痴同往後營去了

此時點外富貴並放奉朝廷文奎得官俱皆罷想惟竟面与牙痛而已矣

桂芳着人去北營將林岱請來詳言朱文魁夫婦振功並各打了

几十个嘴巴監禁後營的話心上快活不过係將一腔鬱結今日發散殆尽因此

叫你来商議还是當反叛的處死好利害还是解赴軍門若教朱相

公知道那孩子又要討人情真是元真林岱道父親這件事做的

過甚了頭一句掃高典起受害者朱義弟我們不過是異姓知己究竟是

外人他弟兄雖是仇敵到底是同胞骨肉分別清處之至况朱文魁妻被

賊淫家被賊破振應已極果然足而又足我們該可憐他總是可以况他

又是殺賊投首父親如此用刑知者說是為文魁弟兄家務事不

知者豈不生疑且阻將來殺賊報功之路就是朱義弟聞知也未
免心上不歉反又將他的良而拘收越發動人議論了林桂芳所
了有些後悔起來勉強笑道我不管他是誰的哥嫂像這樣人不

打便打何人

朱崇林

道朱義弟事軍門大人前已盡知莫若將

此事啟知曹大人如何發落文魁既說富安庄是反叛巢穴這事

豈可隱昧不言父親還談親到轅門一行為是桂芳道我收他的

良子本意是與朱相公使用

真是好人

你方纔的話說的有理我此刻

就見軍門又吩咐中軍道朱文魁我兒子與他討了情分可將他
夫妻鎖開了那四百多銀子你當面交與他說與他知道

也只得如此作

收
結說罷父子一同出營林岱回泚桂芳到軍門處稟見曹邦輔請

入相會桂芳將朱文魁殺賊報功並自己處置的話詳細啟知邦

輔大笑道打的爽快公道自在人心若教朱叅謀知道雖本院亦不好動

刑矣桂芳道文魁言富安庄寔羣賊家屬潛聚之說理所遣兵勦

除邦輔道這事使不得本省像這庄村竟不知有多少只可付之

不見不聞嗣後若有人出首非師尚詔已親骨肉一槩不準可暗

中記名俟平師尚詔後自然要細加查拿此刻一拿內外皆變非

弭亂之道也邦輔所言大得鎮也又著人請朱叅謀來少刺文煒

拜見邦輔就将桂芳言語說了一番文煒所知哥嫂從賊巢遁歸

又所知桂芳重加青處心上甚是惻然天性孝友回稟道生員祖

父功德涼薄因此蕭牆禍起變生同胞家門之醜不一而足今夫

妻子萬死一生中匍匐于義父林總鎮營內情甚可憐生員欲給

假片時親去看視未知可否說罷淚眼盈眶不勝悽楚桂芳見此

光景竟得沒趣起來邦輔道令兄條極頑劣你还如此体恤足徵

孝友本部院安有不着你看望之理就是林鎮台薄青儿下亦是

人心公憤使然邦輔解說的甚好你慎毋介怀文煒道生員義父素性爽

直就是生員祖父在世亦必大伸家法義父代生員祖父行法乃

尊長分内事何為不可文煒已說說罷同桂芳辞去到了東營文

煒恭拜了桂芳桂芳又自己說了儿句性情过暴的話方着他到

後營文煒走將入去見他哥嫂臉上青紅兰录與開了染匠舖的

一般語起上前抱定文魁放声大哭文魁看見是他兄弟文煒置身

無地此時苟有天良还不如死也放声大哭殷氏也在旁边大哭三個人哭下

一堆哭了半晌文魁跪下道愚兄原是人中畜類你看父母分上

怒我罷話亦早文煒也連忙跪下叩頭道哥：休如此說此皆是

我兄弟們時命不通故有此分離之事也只索委之時命為文奎作遮羞地步又起

來向殷氏下拜下拜時何不以為大雄嫂呼之殷氏幸虧臉上盖了許多嘴巴不

然也就羞成火炭了未必連忙还礼不迭一句話也不敢說也三人

方纔坐下文魁就要訴說自己的原委文煒道哥：嫂：患難兄弟知之至詳至切到是兄弟的事哥：必不知道待兄弟詳細陳

說遂從四川遇冷于冰起說到姜氏同段誠家女人寄居在冷于

冰家文魁夫妻听了又愧又喜一齊合掌道但願我夫妻做萬世

小人只願你夫妻重相聚首多生些桂子蘭孫與祖父增点光輝

我夫妻亦可少減罪过以上話看來尚非虛語文煒又說目今與

軍門曹大人做叅謀文魁大喜道此皆吾弟存心仁厚故上天賞

以意外遭逢若我夫妻的際遇真令人不堪回想別的就可惟喬大雄回想不得

文煒又道林大人是熱腸君子哥嫂切勿介意兄弟在軍營中办

事不能時：相見我送哥嫂到林義兄營中住儿天待平賊之後

自可朝夕相聚家中斷去不得兵慌馬亂恐再蹈意外之虞隨向

林芳家丁道你們與我斗段誠來不想段誠在帳外已久听的斗

他答應了一声走入來也不與文魁夫妻問候叩頭白：的站在

一旁有宿恨在心上是不會弄虛套人故率真如此到是文魁道段誠我臉上甚見不得

你對人家如此說亦可憐段誠和沒聽見的一般此等愚直人著文煒吩咐

道你到北營先鋒林爺處就說是我的胞兄嫂今日暫去後營內

住儿天一切飲食照拂一二改日面謝段誠去了文魁道愚兄在

賊巢中帶來銀四百餘兩回是不潔之物老弟可收用了罷文煒

道兄弟在軍營正缺使費此銀來的甚好急忙收下也是而殷氏

向懷中也掏出那兩包珠子不必打開向文煒道此是我的兩包

臭物臭物自稱極是不知二叔肯賜光不肯文煒道此珠大而白潤甚好

讚他一句然但軍中用他不着嫂留着罷要不殷氏羞的哭

了文煒恐傷兄意改口道我不是不收嫂的寔因軍營用他不

着既承眷愛我將來與弟婦用罷說罷即揣在懷中是殷氏方終

止住淚痕不多時林岱的家丁着人抬兩乘轎來接文煒將銀子

珠子俱交與段誠又到桂芳處稟明方同文魁殷氏出營自己也

回西營去了且說師尚詔被困孤城心若芒刺欲臨陣又怕失机

越發人心動搖坐守又非常計逐日家長吁短嘆深恨秦尼一日

正捧杯痛飲眾賊又拾得告示几章言逆犯止師尚詔一家其餘

皆係誤為引誘妙妙今後比失身賊中能踰城投降者准做良民將

來闔家免坐接應官兵入城者准做四品武官生擒師尚詔投降

者封侯斬首者次之若仍固結黨羽抗拒王師城破之日男女尽

屠等語前後張示而師尚詔看了倍加心驚行動坐臥穩着心服

數人圍繞列此舟中昏敵國求穩睡一刺亦此夜緹城投降官軍

者不止數人張示尚詔嚴責守城賊將這夜踰城投降者更多三

鼓後火炮之聲振的城內屋瓦皆動知尚詔疑俱尚詔親自率眾

故驚之也

上城守禦天明官軍退去午時又來攻城申時又退尚詔見內外
援絕人心日變大會羣賊為戰守之策賊衆議論紛：究無定見
尚詔道吾以孤城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馬耽延日久誠恐天下兵
集欲走亦無路矣日前秦尼勸我由永城趨碭山等路奔江南范
公堤入海另行事業我彼時未曾依允今時勢危急限尔等兩日
內各收拾應帶之物分別前後開路者何人保護家口者何人斷
後拒敵追兵者何人押解糧草者何人都要揀選精銳方為萬全
賊衆道餘事都易處惟糧草最難依小將等意莫若隨地劫掠亦
可足用定在后日三鼓起行还有一計先驅老弱者率百姓衝西

南北三面營寨牽住官軍使他不能追趕老弱等衆以及百姓有
不從者立即斬首然後元帥同我等併力出東門既出城後仍須
元帥斷後庶官軍不敢窮追再分遣諸將連路設伏若能就便攻
破永城救元帥暨諸將家口更是妙事尚詔道尔等所議亦安只
是屬下諸人賢愚不等設或洩漏使曹邦輔知道反受掣肘從此
剋為始除原日守城將士外每城止一面各添巡邏將士十員日
夜輪流走動杜絕奸謀有人拿獲投降人一名賞銀一百兩尚詔
號令已畢諸賊將各去准條內中老弱賊衆听了心下甚是不平
一個三五合夥在背間議論怎麼強壯者都隨他逃走老弱的

就談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營替他們挨刀我們要大家設個法

子教他少壯者先死可見軍令要公平一內中有幾個道他如今

四面添了巡邏日夜稽查投降的話斷：不能若開門接應官兵

我們又無力量只有個待官兵攻城時佯為救護將他們密謀詳

：細：寫几封書拴在箭上射將下去尚詔到那日他定要分撥

我們只管听他的驅使分去西南北三門出去時並不接戰就跪

倒求降难道官軍連投降的也亂殺不成衆人道此說大通各要

留意彼此互傳弄的百姓們也都知道人：痛恨到晚間官軍攻

城各拾得許多書字向四門主將投遞衆將不約而同齊到軍門

營中計議曹邦輔道此書字是賊人窮極計生設法誘敵亦未可

亦不可
無此疑

或竟是寔情亦不敢定我們毋論虛寔總要預備諸將

有何竒謀可速說來共成大功方可參謀朱文煒獻策道賊衆固

真假未定此事最易裁處書字內言明日三更師尚詔出東門逃

去西南北三門遣老弱者劫營就依他的書字明日：落時四門

加力攻打堅他速走之心一更時分便退兵不攻大人同二位鎮

台吩咐各營俱嚴裝飽食率兵等候若果真劫營便與他相殺若

寔在投降請二位鎮台入城安撫東門少撥兵丁留一條走路讓

他逃去亦不必阻攬將北門林先鋒人馬先去永城要路三十里

埋伏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南文武備兵截殺以防漏網之賊待
師尚詔向永城逃去時大人可率兵合勦留將鎮守歸德賊眾或
过期不劫營或出城仍行对敵則師尚詔不逃去可知即遣人將
林先鋒喚回做一策應亦妙賊中勇悍者不過一師尚詔其餘無
足論也眾將齊声道朱叅謀此計周詳審慎極其穩妥就照此施
行此謀乃文煒心裁非于冰預教之也曹軍門道还有一說如賊眾假借投降為名
引誘我兵入城林管二鎮台豈不誤遭毒手不必有其事亦不可無此謀兵家之要道
也依本院主見賊眾若投降可先遣勇將分三門入城安撫二鎮
台随后入城以備不虞臨事而惧好謀而成官軍得之矣本院率兵追殺尚詔與

林先鋒合擊侯城中安撫后餘軍趕來會勦擒拿逃散逆党方為
萬全諸將道大人神算無遺尚詔成擒必矣眾將議定各回營分
派去了到了次日酉時官兵四面圍城尚詔親自支應待到三更
先遣賊將逼迫老弱賊眾同百姓開西南北三門出城劫官軍營
寨自己帶領賊眾還有兩萬餘人保護家屬同行殺出東門止存
了八九千人不想少壯賊中半是老弱賊眾子姪親戚尚詔馬能
打箒到此
見尚詔逃去早定他凶多吉少皆趨便回城趕赴西南北三門隨
眾投降林管二總兵遣將安撫鎮守一面帶兵追趕尚詔走了七
八里先是曹軍門兵列兩軍互有殺傷尚詔率眾且戰且走少刻

林管二總兵又帶兵圍裏上來賊衆力戰死亡十分之四家口并

所有者俱為官軍所得叛逆者亦何為耶沿路投降者又去了一二千人

尚詔走至天明方救出重圍四顧跟隨衆賊僅存三千多人再看

地界絕難歸德不過十七八里心下大為驚惶傳令衆賊有馬者

隨行無馬者不必勉強各尋一條生路去罷也等你們輔佐我一

場這兩句話最酸痛說罷含着淚揮着手打馬如飛的向東南奔

馳千古叛逆人當起意思時衆賊有不忍割捨者猶捨命相隨係

尚詔前此句未四五里只听得前面一声炮响人馬雁翅般擺開

當頭一將正是林岱衆賊看見喊一声跑去了一半皆前二次尚殺怕者

詔此時人因馬疲交手後急欲脫身又被林岱一枝戟撓住支應
不暇又听的背後喊声大震心内一着慌未免刀法疎漏林岱趁
空一戟刺中肩甲申倒下馬來軍士一齊上前拿住為林岱諸將分
頭趕殺賊衆少刺軍門二總兵大隊俱至林岱迎上去報功邦輔
大喜獎譽道將軍之勇今古罕傳吾遣君埋伏此地者知非將軍
不能了此巨孽也此公于善本院報捷時必首先保題隨傳令諸
將各帶兵分四路追殺餘衆並押解尚詔同他子女親屬回歸德
正是

登壇秉鉞元戎事

斬將擒王大將才

露布傳聞天子悅

三軍齊唱凱歌回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獲得意

搬家眷夫婦兩團圓

詞曰

風雲際會為難今日報鶯榮膺寵命列朝班文武兩心安
握管城書彩簡遣役迎迓宅眷從茲夫婦喜相逢拭目合歡眼

右調喜遷鶯

且說邦輔率領諸將回至歸德擒餘黨安撫軍民遣軍將從永城
將賊眾家屬捉來委文武大員會審招出許多容留逆党的村庄

派林管二總兵命將分頭擒拿一邊寫本遣官入都奏捷詳叙各將功績以文煒林岱為第一管翼郭翰等為第二林桂芳呂于淳等為第三馬兵丁熙軍營已拔千總听候旨意補出了熙一輩不漏諸將聞邦輔叙功等第無不悅服先將師尚詔並其子女遣官押解入都餘賊俟審明酌度輕重再解復自行檢奉失查師尚詔並叅地方等官以及失陷城池文武捷音到了朝中嘉靖大悅隨頒旨星夜到歸德諸將官跪拜听候宣讀內言師尚詔本布井無賴屢犯國法談地方文武並不寔心任耽養成賊勢致逆党潛藏各州县至數萬之多攻城掠地殺戮官民叛逆之罪上通于天師尚詔並其

于女業經解送入都其餘從賊已差戶部侍郎陳大經工部侍郎

嚴世蕃

去一個師尚詔又添兩個師尚詔矣

星馳歸德會同談軍門研審務須盡搜

党羽分別定擬治罪曹邦輔才兼文武赤心報國朕心嘉悅着加

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其失查師尚詔皆因歷任未久相應恩免交

部其餘失查文武地方等官理合嚴懲以肅國法統交陳大經嚴

世蕃與談軍門審明有無知情縱寇擬罪具奏總兵官翼身先士

卒連破賊衆八營著有勞績着陞補松江提督其總兵原缺該軍

門委員署理候朕另降諭旨

為林岱故也

叅將郭翰遇副將缺出即行

提補朱文煒林岱俱係秀才非仕籍食祿人比乃一能出奇制勝

足見籌畫得宜一能先克永城全獲逆党家屬又復生擒巨寇厥
功甚大著即馳馬日來京引見后再授官爵林桂芳羅齊賢到日另降
恩旨各營兵丁按打仗勤勞論功咨送兵部以千把總並指揮陸
續補用今先賞兩月錢糧其鎗刺蔣金花之丁熙勇敢可嘉亦着
送部引見餘依議旨意讀罷欢声若雷大小官員謝恩後又各向
軍門叩謝林岱文煒另謝提拔之恩邦輔大喜留兩人酒飯本日
俱拜為門生邦輔欣悅之至喜所得桃李李皆英才也各贈路費銀二百兩令
速刺起身二人辞去忙的拜辞了各官同到林岱營中文煒向
他哥嫂道兄弟已奉旨馳驛引見此行內外官雖不敢定大小必

有一官引見後自必星速差人迎接哥：嫂：同住同位好搬取

父親靈柩林義兄已在軍門前交了兵符此營是曹大人官將統

轄我們一刻不可存留適纔軍門賞了路費銀二百兩哥：可那拿

去回栢葉村李必壽處暫住等候喜音我已托林義兄預備下官

車一輛差軍兵四人護送還家連日賊黨俱各拿隨口不必懼

怕文魁聞所引見甚喜要到桂芳面前謝：文煒道我替

表說又囑咐了几句家中的語纔打發夫妻二人起身林岱親自

送別次日文煒同林岱拜別了桂芳一同連夜入都先到兵部報

了名並投軍門文書不過三兩天就傳引見兩人入得朝來但見

祥雲籠鳳閣瑞藹罩龍樓建章宮祈年宮太乙宮五祚宮長樂
宮：宮現丹楹繡戶楓宸殿嘉德殿延英殿鳩鵲殿含元殿：
殿見玉闕金堦鴛鴦瓦與雲霞齊輝翡翠簾同衣裳並麗香馥
椒壁層：異木垂陰日映花磚簇：奇葩絢彩猗漏院規模遠
勝蓬萊拱極台魏我何殊兜率真是文官拜舞瞻堯日武將嵩
呼溢舜朝

這日明世宗御勤政殿文武分列兩傍吏兵二部帶領二人引見
兩人各奏姓名年歲籍貫訖天子見林岱氣宇超羣漢伏雄偉聖
心大悅問林岱道師尚詔是你擒拿的麼林岱奏道是臣在歸德

城東三十里以外拿的天子道你可將屢次交戰詳細奏來林岱

奏了一遍天子向眾閣臣道此國家柱石材也天子讚如此閣臣齊奏

道此人：才勇武不愧干城之選同臣交讚又如此又問文煒獻策始末

文煒將平歸德前後三策次第奏聞天子向閣臣道宋時虞允文

破逆亮于江上劉錡謂國家養兵三十年大功出于儒者朱文煒

其庶几矣天子讚又問前軍門胡宗憲如何按兵睢州致失夏邑等

其文煒盡將胡宗憲種：委靡寔奏這却惹禍怨了嚴嵩听了甚是不悅

天子道胡宗憲真誤國庸才遂傳旨將伊二子俱革職下獄又問

閣臣道朱文煒直陳是非可勝御史之任嚴嵩道御史乃清要之

取歷來俱用科甲出身者替宗憲文煒以秀才設兵偶中驟加顯

擢恐科道有後言又借言天子道然則應授何職嚴嵩道朱文煒

可授七品京官林岱可受都司守備文煒係直奏他親戚林岱又

文武官員不出其門天子道信如卿言將來恐無出謀用命為國

家者矣到明天子道信如卿言將來恐無出謀用命為國

去得着寔授副將署理河陽鎮總兵管翼之缺速赴新任兩人叩

息下來文煒在兵部候補林岱有速赴新任之旨不敢久停將本

身應办事体料理了几天與文煒話別文煒知林岱还要去見軍

門托他将文魁夫妻送入都中因是文煒友于自己在椿樹街街

然亦可以少緩

看了一處房子住下又收用了幾個家人買办了一分厚礼書字
内備寫于冰始末救濟得官緣由差段誠同一新家人星夜往成
安縣搬取姜氏再說姜氏自到于冰家上下和合一家免敬愛與
骨肉無異每想起與親哥嫂同居時到要事：思前想後不敢錯
說一句主僕二人甚是得所冷逢春遵于冰訓示非問明姜氏在
處再不肯冒昧入内此正是于冰之子每日家在外邊種花養魚教他大
兒子讀書連會試場也不下了一日正在書房院中看小廝們澆
灌諸花只見一個家人稟道姜奶：的家人來了有礼物書字逢
春着請入所院東書房坐不多時拿入礼物來逢春看了看值一

百餘兩；副全帖一寫愚小姪朱文煒一寫愚盟弟稱呼將書字
拆開一看裡面備悉他夫妻受恩以及得功名的原委俱係他父
親始終周全如今以兵部員外郎在京候補字內兼請逢春入都
一會意甚慇切逢春看了大喜隨即入內與他母親詳說早有人
報知姜氏卜氏同兒媳李氏到姜氏房中道喜把一個姜氏喜歡
的沒入脚處隨着人將段誠叫來要問話李氏迴避卜氏也要迴
避姜氏道我家中的話還有什麼隱瞞母親處就是段誠也是自
己家中旧人大家听：何妨卜氏方纔坐下少刻段誠入來先與
卜氏磕了四個頭纔與姜氏磕頭回頭看見他妻子也在心上甚

是欢喜問候了儿句姜氏教他細說文煒別後的始末這段誠打
四川老主人去世說起說到殷氏被喬大雄搶去卜氏忍不住大
笑起來又說到殺了喬大雄夫妻報功被林總兵打嘴巴的話把
一個卜氏笑的筋骨皆蕩姜氏同歐陽氏也笑的沒煞收極平談
事還要笑况所段誠整說了半天方纔說完卜氏道可惜路遠我
此等意外事耶才胆二字歐陽氏道那
兒時會：令嫂他到是個有才胆的婦人實不討愧
樣的臭貨太：不見他也罷了段誠又道林岱林老爺起身時小
的老爺已托他搬大相公家兩口子來京大要也不過二十天內
可到卜氏又細問于冰去向段誠又說了一番卜氏也深信于冰

是個神仙了段誠出來外面即設酒席款待飯後逢春將段誠叫去細說于冰事跡心上又喜又想次日段誠稟明姜氏就要僱騾轎卜氏那裡肯依定要教住一月再商段誠曰：懇求卜氏方纔許了五天後起身自此日為始于冰家內外天天：總是兩三桌酒席管待他主僕卜氏李氏婆媳二人各送了姜氏許多衣服首飾等類逢春寫了書字並回禮也用盟弟称呼又差陸永忠大章兒兩個旧家人護送上京卜氏又送歐陽氏衣服尺頭等物主僕們千恩萬謝姜氏臨行坐騾轎大哭的去了此亦受恩深處情亦不能已也在路走了數天方到文煒已補了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夫妻相見悲喜交

集說不盡離別之苦文煒厚贈陸永忠大章兒盤費寫了回書拜

謝姜氏與卜氏李氏也有書字就將殷氏的珠子配了些禮物此為

大雄物却被姜氏送人天下謝成就他夫妻之恩此逢春家婦人

女子厚薄都有東西相送臨行又親見陸永忠大章兒說許多感

恩拜謝的話方纔令回成安去再說林岱到了河南開封不想軍

門還在歸德同兩個欽差審叛案未完到歸德知他父桂芳早回

懷慶官翼已上松江任去了次日見軍門送京中帶去禮物又帶

文煒投謝恩提板稟帖邦輔甚喜留酒飯暢叙師生之情又着林

岱拜見兩欽差方赴河陽任一邊與桂芳寫家書差家人報喜搬

嚴氏桂芳恐林岱初到任費用不足又想自己年老留銀錢珠物

何用將數十年官囊盡付嚴氏帶去不筭金帛珠玉只銀子有三

萬餘兩足見官久自富也桂芳除林岱外再無子自己又年老萬一風火不測徒落侍妾家人之手此年

大是林岱就將嚴氏帶來銀兩內取出三千兩送文煒這個人利小

老作林岱就將嚴氏帶來銀兩內取出三千兩送文煒這小廝八字中雖有劫

何又餘外備銀二百兩做文魁夫妻路費這大小耗神他却也有

食神有庫故終身飽暖無缺也已差兩個家人兩個兵先去虞城具請文魁夫妻

一同上京不一日到了栢葉村將林岱與他的書字並送的盤費

銀二百兩都交與文魁文魁大喜他夫妻兩個一生都見不得良錢况是河陽總兵也與他書字

原莫大焉安將來人並馬匹都安頓店中酒飯告知殷氏殷氏道

得不喜也

我如今不願意上京了文魁道這又是新典故話殷氏道你我做的
事體甚不光彩二叔二嬸夫妻還是厚道人惟段誠家兩口子
目無大小同家居住日：被他言語訛刺真令人受亦不可不受
亦無法况他人是二叔嬸同患難有大功的家人和家人媳婦你
我又作不得威福他原是有才情人故想的俱到你說怎麼個去法文魁道我豈
不知但如今時勢只要把臉當牛皮象皮的使用不可當鷄皮猫
皮的使用你若思前想後把他當個臉的抬奔起來像這奴才他
就步：不受你使用了天皇氏以來未有奇話就是段誠家夫婦目無大小
也不過訛刺上你我一次兩次再多了我們整起主綱來他就經

當不起况本村房產地上出賣一空親友們見了我十個到有八

個不與我牽手說話的那兩個牽手說話自然是同類之人前脚過去後脚听的笑

罵起來再鄉党相待如此你我到不去做員外郎的哥嫂反在這龜

地方做一鄉的玩物父母之邦而曰龜地方奇他已二弟和我雖

非一母生出到底是同父兄弟就靠上去討飯吃也沒討外人家

的是如今手無一文富安庄又被官兵洗蕩成了白地埋的良子

我尋了几次總尋不着隨說隨補行文一系不遺月前二弟與了二百良而如

今到盤用了好些你說不去立骨氣也好只是將來就憑這儿

而良子過度終身麼若說不去眼前林鎮台這二百良子就是個

以不成不知你怎麼說我就捨不得

這到是本心話

殷氏也沒的回來

了一乘驃轎殷氏同李必壽老婆同坐文魁騎牲口起身一日入

都到椿樹街文煒上衙未回文魁見門前車轎紛：拜望的不

絕心下大悅

個勢利人個個昏然

殷氏下了轎姜氏早接出來殷氏雖然面

厚到此時也不由的面紅耳赤

看來还未造到牛皮象皮地位

倒是姜氏見他夫

妻投奔有些動人可憐不由的吊下淚來殷氏看他也禁不住大

哭同入內屋彼此叩拜各訴想慕之心少刻文煒回來見過哥嫂

到晚間大設酒席林岱的人兩桌他兄弟二人一桌殷氏姜氏在

內屋一桌林岱家人交給書字並良兩文煒見字內披肝瀝胆其

意惟恐文煒不收諄囑至再文煒止收一半林岱家人受主人之

囑拚命跪懇文煒只得全收著段誠等交入裡面做京官驟得三千金用度自充

矣段氏向姜氏飲酒問姜氏總不提日事一句祇說冷于冰家種

：厚情段氏見不題起正樂得不問有幸不意歐陽氏在旁邊笑

問道我們那日晚上吃酒你老人家醉了看稱呼的是段誠配偶我與太

女扮男粧不知後來那喬武奔來也不曾問的段氏羞恨無地勉

強應道你还敢問我哩教你主僕兩個害的我好苦歐陽氏笑道

你老人家快活的個了不得反說是俺們害起人來了姜氏道從

今後止許說新事日事一句不許說殷氏道若說新事你我同是一樣姊

妹你如今就是員外郎的夫人我弄的人做不得鬼變不得歐陽

氏插口道員外夫人不過是個五品官職分那裡如做個將軍的

娘子要殺人就殺人要放火就放火又大又威武竟以喬大雄為設氏丈夫矣真

要極毒極放肆可惡之至矣設氏听了心肺俱裂實難忍受正欲與歐陽氏拚命大

鬧只見姜氏大怒大喝道好你這老婆滿口放屁當日姓喬的搶

親時都是你和我定了計策作弄太太如此承應在己將太太身上開解最好

太灌醉終弄出意外事來你道太太不是受你我之害麼設氏

听的傷心起來捶胸打臉的痛哭他此時也只姜氏再三安慰又索如此准

將歐陽氏大罵了几句方纔住口次日文煒將他夫妻尽力數說

了一番又細細的講明主僕上下之分此後設誠夫婦方以老爺
太：称呼文魁殷氏不敢放肆了文煒取出五百良子交付哥嫂
又作揖叩拜煩請主家過度此米面油鹽應用等物通是殷氏照
料銀錢出入通是文魁經管用完文煒即付與從不問一聲真是善處
文奎設之法文魁殷氏見兄弟骨肉情深絲毫不記旧事越發感愧無
地處：竭力經營一心一意的過度到成了一個兄友弟恭的人
家可見文奎夫妻尚非下愚或亦係堂
忠非死中得生故小人意亦化耳文煒又買了四五個僕女
兩處分用留林岱家人們住了數天方寫字佈禮鳴謝又重賞諸
人過月後囑文魁帶人同去四川搬取朱昱靈柩付銀一千兩為

營壘各項之費文魁起身去了正是

哥：嫂：良心現

天地不生此等人

弟：兄：同一營

戲文誰做小花面

好奇詞妙